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夏微 上海報道)由黃建新監製兼

導演、鄭大聖聯合導演的「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

年」重點影片《1921》將於7月1日在內地正式公

映,而香港將於7月1日至7日舉行團體口

碑優先場,並於7月8日盛大獻映。黃

建新採用破格手法,打破歷史人

物與觀眾間的距離感,啟

導新一代領悟上一代

偉人愛國憂民的

熱血精神。

熱血精神。

熱血精神。

熱血精神。

熱血精神。

熱血精神。

熱血精神。

熱血精神。

熱血精神。

熱血精神。

熱血精神。

熱血精神。

熱血精神。

熱血精神。

熱血精神。

熱血精神。

熱血精神。

熱血精神。

熱血精神。

熱血精神。

熱血精神。

熱血精神。

熱血精神。

熱血精神。

熱血精神。

熱血精神。

熱血精神。

熱血精神。

熱血精神。

熱血精神。

熱血精神。

熱血精神。

熱血精神。

熱血精神。

熱血精神。

熱血精神。

熱血精神。

熱血精神。

熱血精神。

熱血精神。

熱血精神。

熱血精神。

熱血精神。

熱血精神。

熱血精神。

熱血精神。

熱血精神。

熱血精神。

熱血精神。

熱血精神。

熱血精神。

熱血精神。

熱血精神。

熱血精神。

熱血精神。

熱血精神。

熱血精神。

熱血精神。

熱血精神。

熱血精神。

熱血精神。

熱血精神。

熱血精神。

熱血精神。

熱血精神。

熱血精神。

熱血精神。

熱血精神。

熱血精神。

熱血精神。

熱血精神。

熱血精神。

熱血精神。

熱血精神。

熱血精神。

熱血精神。

熱血精神。

《1921》告訴你為什麼中國需要共產黨

黃建新：警醒新一代不該「內卷 躺平」

導演黃建新表示：「1921年是中國歷史上非常偉大的一年，因為出現了這麼十幾個來自五湖四海，平均年齡僅28歲的熱血青年，他們代表五十幾個人開了一個會，只用了28年，就把中華民族的命運改變了，這是一個了不得的事情，是多麼驚人的力量……」如果說10年前的《建黨偉業》帶給觀眾的是來自宏大敘事的震撼，那麼10年後《1921》將帶給觀眾的是直擊靈魂的警醒。剖開歷史的橫截面，去探尋百年前一群不見經傳的青年人的內心獨白，黃建新期待以全新的影像手法，去探究這一代人，他們為什麼是我們的榜樣，為什麼是中國人的驕傲。「因為他們愛國憂民，有超越生命的信仰。想通過這樣的一個電影，讓觀眾記住，這樣的一群人的精神里程和心靈里程是多麼偉大的一個過程……」

消除歷史人物與觀眾的距離

在黃建新的鏡頭下，歷史書上記載的那些偉人，變得飽滿而鮮活，他們的生活和如今的我們並無二致。比如，電影伊始，毛澤東是一個來自異鄉的打工者，扛着洗衣房的大包，擠不進車廂，就扒在鐵道車外，行過上海街頭，去洗衣房打工，只為攢夠去法國留學的費用。就如同當下的年輕人一樣，去到大城市奮鬥。

比如，年紀很小的代表來到上海開會，抽空就跑去大世界看哈哈鏡，在哈哈鏡前看着鏡中變形後的自己開懷大笑。就如同當下的年輕



●早前金爵獎主席論壇，黃建新攜《1921》主創亮相。



●李達想燒掉日本製造的東西，竟發現火柴也是日本製造的。



●電影《1921》以革命歷史為題材，並以創新手法作表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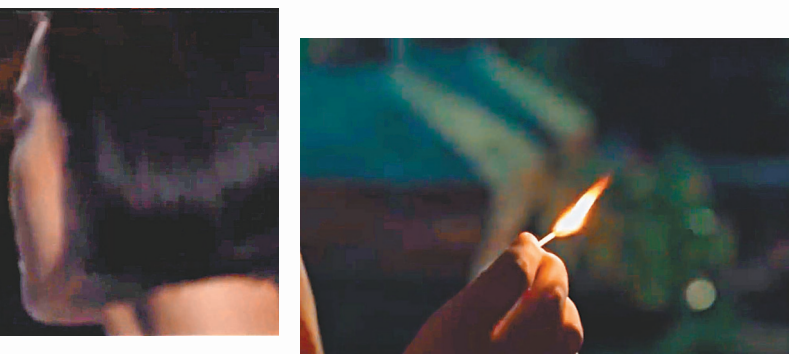
人一樣，有着青春生命最自然的狀態。比如，李達和王會悟新婚燕爾，從寄居的陳獨秀家搬去自己的小房子時，王會悟和李達說：「我忘了我的花，我上去拿一下。」就如同當下的上海女孩兒，在那個季節裏經常會戴梔子花在身上……

「其實他們是無限生動的人」，黃建新希望，通過這部影片，可以消除歷史人物與當下觀眾間的距離感。可同時也是通過影片，黃建新向觀眾展現了，為何這樣一群「和我們一樣的人」，卻成為了讓我們敬仰的人。

近些年，職場中流行着這樣一句話——年輕人在「躺平」（怕競爭不作為），中年人在「內卷」（惡性競爭變無謂消耗）。這雖為個別現象，卻也反映當下一部分青年人的生命態度。黃建新無奈笑言：「我希望那個『躺平』是說着玩兒的。」

鏡頭對準百年前的中國，國土被列強瓜分，社會風雨飄搖……劇組在籌拍時搜集了大量史料，其中一段百年前上生新所的視頻令他們如獲至寶，視頻記錄着一群人的夏日歡愉。「如果不一個中國人面孔的服務生短暫畫面，根本無從判斷那是在中國。」黃建新說：「百年前的中國上海，所有歡度夏天的都是洋人，只此一個畫面，我們就知道，為什麼中國需要共產黨。」

再比如，影片中日本特高課特務跟蹤李達去工廠，途中汽車從右行轉變到左行，因為雖



●偌大的一個國家，不能連自己的火種也沒有。

知識分子對國家的擔當 誠可貴

電影《1921》近日公布了一條時長僅1分39秒的名為火種版的預告片，雙言片語，道盡了建黨的迫切性與必然性，也揭示了一代青年人不甘於向命運低頭，為真理而鬥爭，最終建黨成功的必然性。

「偌大的一個國家，我們連自己的火種都沒有」，片中李達的一句話戳中觀者淚點，也是導演黃建新最為欣賞的細節之一，「李達跟國際代表見面以後，因為發生了一點不同的看法和衝突，回去後來到陽台，整理思緒，抽煙、點煙，王會悟上來送湯圓問他想什麼，他就說想起當年組織救國團抵制日貨，把日本製造的東西成堆地燒掉，劃着火柴的時候，突然發現火柴也是日本製造的。說着就落淚了，王會悟也哭了，你會感覺到他們身上中國知識分子最可貴的國家擔當……」

除此之外，預告片中，陳獨秀看到「五四運動」時要簽訂的喪權辱國的條約，口中憤懣地說着「憋屈」……何叔衡面對軍閥粗暴焚燒書籍而痛心，哽咽地說出「如果讀書人，不准抬頭做人，是何等的悲哀」……

正因如此，百年前的中國，「我們是需要行動，但更需要一個政黨，能引導行動的政黨。他的誕生，才是最有力的行動。」片中，董必武如是說道。於是，沒有火種，這群青年人便成為火種，沒有組織，他們就建立組織。

在這個過程中，有分歧在所難免，可分歧並不會影響最終目標的實現，片中，毛澤東篤定地說：「因為我們的起點一樣，誓死推翻舊世界，還因為我們的理想也一樣，盼望着建立新中國。」



●劉德華在《建國大業》中飾演軍官俞濟時。

電影產業工業化運轉 需展現民族主流價值觀

近年來，愈來愈多的主旋律電影獲得了口碑與票房的雙豐收，在導演黃建新看來，所謂的主旋律影片，不如說是展現了主流價值觀的影片。

「九十年代中國電影的那個低潮，低到了哪個程度你們都不可想像，55萬的就業人數，一年全國的票房不到9個億……」回想起當年的場景，黃建新依舊唏噓不已，無奈道：「一部美國的《真實謊言》就把中國電影掃光了。」也正是在那個時期，黃建新意識到，中國電影市場缺少那種展現主流價值觀的大電影。「美國電影全是這樣，民族絕大多數人崇尚的，正義戰勝邪惡的，其實就是價值觀的體現。」

作為電影人，黃建新一點也不反對文藝片對生活深度的揭示，「電影本來就具有夢的屬性」，可當看到中國電影有一點要危亡的時候，他覺得電影產業要維持正常的工業化運轉，必須遵從一些原則，即服從一個國家的主流價值觀。

在黃建新看來，主流價值觀是多樣性的，分很多類型。「《我和我的祖國》是主流呀，那種有缺點的普通人，但是身上藏着偉大的愛國力量。愛情片也可以是主流啊，講真愛，那種人類最渴望的單純的心境，最美好的心境……」

包括這次的《1921》，除展現了國家根本的精神力量外，也展現了例如新時代女性思想的內容。「有一場戲是寫毛澤東到了上海，李達請他吃飯，一路上沒吃上湖南菜的毛澤東以為同是湖南人，李達下廚會多放點辣，沒成想他沒放辣椒。毛澤東看了說怎麼一個辣菜都沒有，李達就虛榮心上來推到王會悟身上，說是太太不吃辣。結果王會悟是新時代女性，不怕談個人觀點，不吃那一套，就直接說『我吃辣』，李達就有點尷尬，其實他是胃壞了。」

「五千年的歷史，有無數個故事，有巨大的挖掘的可能性，能夠留下來的，都是有價值的。」黃建新表示，那些能夠體現民族主流價值觀和主流文化傾向的影片，無論在哪个國家都從未缺乏過市場，也不會過時。因為它可以延伸到銀幕之外，與觀眾產生互動，牢牢抓住人們的內心。



●李達、王會悟兩夫婦在鏡頭下亦是無限生動的角色人物。

每每提及華語電影市場，香港影業的發展，以及內地與香港合拍片就是兩個繞不開的話題，可在黃建新看來，合拍片的概念早就沒有了，「我們都是一夥兒人」。至於香港電影人的能力更是毋庸置疑，是經得住市場考驗的。

從《十月圍城》，到《湄公河行動》，再到《長津湖》，作為中國內地導演的黃建新與香港影業的緣分非一般。說起來未來是否會再有合拍片，黃建新笑言：「其實我一直覺得這個概念沒有了，都是一夥兒人了。香港回歸以後，不就是住在香港嘛，就好比住北京你住上海一樣。」

面對媒體「假設性的提問」，黃建新更愛「擺事實」，「前面還有媒體問我不是現在合作愈來愈難了，我就舉了《長津湖》這個例子，中國電影史上最大的一部電影，陳凱歌、徐克、林超賢，三個導演裏面兩個香港的，足以說明一切。」

劉德華在《建國大業》演得挺好

此外，黃建新對香港同業的評價也是極高的：「因為香港小，他們對電影的那種效率和市場回收，是做了最大努力的。荷里活是全局的布局，香港那麼小的地方在東南亞拿到那麼大的市場，那是一批多努力的香港人做的成績，這也是珍貴的財產，他們鍛煉出來的那種他們獨有的表達力，我們是需要的。」正因如此，《智取威虎山》及《湄公河行動》等題材的影片，並未誕生在內地導演手中，而是由徐克、林超賢這樣的香港導演指導。

包括香港演員的塑造力也是絕不局限於香港電影市場的，「劉德華在我們《建國大業》裏演得也挺好的，我還讓他自己配音，他說不能配，可事實上他來了，我就在旁邊給他找一個國語老師跟着他，都是他自己的事，也沒問題。」在黃建新看來，隨着兩地交流的增多，未來必然會有愈來愈多的共同題材出現。

心中沒有「合拍片」概念 港影人能力毋庸置疑